



师日新

望春柳

望 春 柳

师日新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5 雄页4 字数8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40

书号：10096·410 定价0.81元

目 录

南粤花

花城	3
山——船	5
系缆柱	7
“牌楼”	9
赞“扫瞄镜”	12
尾舵的风格	14
甜	16
拾贝的启示	18
螺号	19
晒网	20
“再见”	22

瀚海魂

初探腾格里.....	27
沙漠“矿石”吟.....	29
沙.....	31
搬迁.....	33
静与动.....	35
一台钻机，一棵大树.....	37
歌钻塔红灯.....	39
我歌唱合金钢钻头.....	41
战友留下的纪念.....	43
一支生锈的箭镁.....	45
水.....	47
帐篷前，有一丛马兰.....	49

牧场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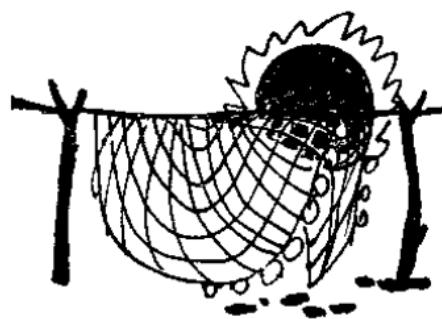
“项链”	53
露珠吟.....	54
山峡瀑布.....	56
冰挂.....	57
高山牧场——夏令营.....	58
草坪炊烟.....	60

牧场雨夜	62
雨后的早晨	63
星	64
“跟我学”	66
弹“天鹅琴”的姑娘	67
访猎手	68

绿荫歌

夜进沙漠	73
课堂	75
望春柳	77
烈日下	79
红雨	81
美丽的“湿死干活”	82
绿色的“防波堤”	84
赞沙生植物园	86
“神箭手”	88
沙漠奇遇	90
定西，一年的回答	92
春韵，在华家岭流荡	100
后记	107

南 粤 花



花 城

春城广州盛开的万树鲜花啊，
恰似从天而降的绚丽彩霞，
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啊，
飘荡在珠江两岸，白云山下。

我在花海里兴奋地畅游，
看见五大洲的宾朋笑脸如花；
莫非他们也是前来观赏“花会”？
我想前去攀谈，但语言难以表达。

目送他们迈着轻捷的步伐，
登上了“广交会”的大厦。
哦，这里才是永不凋谢的花市，
盛开着祖国各地的“奇葩”，
宾朋们争先恐后地采撷，

中国的春天要远走天涯。

1979年2月20日写于广州

6月15日改于兰州



山——船

波山躲闪！涛峰滚翻！浪花激溅！
浩瀚的海面上游来了巍峨的峰峦！
啊！我们远航的船队归来了，
一艘大船，高耸起一座大山！
它们气势磅礴，神态威严，
列队跨到了深水码头的面前！

啊！我们的“山”，什么时候变成了船？
我们的船，什么时候学会了载“山”？
汽笛和铁锚同时回答我：
去问挖泥船！去问新港湾！
于是，我在黑褐色的泥沙堆旁，
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昨天——

昨天，虽然我们也有湛蓝的大海，
却没有通往四大洋的罗盘和航线；

昨天，虽然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
却没有排除隐礁和逆流的阻拦！
总也驶不出“崇洋媚外”的关隘，
总也砸不断“爬行主义”的锁链……

敬爱的周总理的建港指示，*
开辟了通向五大洲的航线！
他的计划——凝结着亿万人民的心愿，
他的关怀——掀起了港口建设的巨澜！
为了使“铁山”早日变成大船，
港口工人才挥汗如雨，连年鏖战！

今天，我们的港湾不再是狭小的庭院，
码头也不再是颓圮、坍塌的墙垣，
航道也不再是堵塞的咽喉，
泊位也不再是搁浅船舶的泥潭！
啊！码头又坚又宽，航道又深又长，
一座座“铁山”变成了一艘艘大船！

啊！党中央开辟了崭新的航线，
我们的“山”才变成船，船，才载回了山！

1979年2月27日草于黄埔港

3月8日改于湛江

* 1974年，周总理指示，三年内改变我国港口面貌。

系 缆 柱

不是一根高大完美的“金棍”，
而是一尊朴实无华的铁砧！

任凭风吹浪打，日晒雨淋，
甘愿在码头上深深地扎根！

虽不炫耀自己，乐于默默无闻，
多少朋友却首先把你寻问——

所有的船只都向你靠近，
所有的缆绳都和你把手握紧！

全靠正直和勤恳的本分，
获得了多少人的尊重和信任——

有了你，友好往来的船只才搭起了桥梁，

有了你，满载情谊的巨轮才潮水般来临！

你系住了五大洲绚丽多姿的彩云，
你系住了四大洋奔腾前进的声音！

你接来了国外最好的发明，最新产品，
丰富了祖国向四化进军的资本……

一生为人民献身的缆柱啊，
你不正是码头工人的化身！

1979年3月11日—17日
草于广州，改于上海



“牌 楼”

哦，我曾经记得：
在解放战争的时候，
为迎接解放军凯旋，
常常在我家乡的村口，
用青松翠柏，娇杨绿柳，
搭起一座座青翠的牌楼，
还在欢迎的横幅下呵，
挂起红绸绾结的绣球。

斗志昂扬的解放军战士，
在大路上汇成了滚滚洪流！
雄浑、嘹亮的歌声啊，
谱成了排山倒海的节奏；
卡车上满载的战利品，
仿佛是汹涌澎湃的浪头！
啊！家乡那苍翠的牌楼，

迎来了胜利！迎来了自由！

不管日月送走了多少个春秋，
我依然怀念那家乡的牌楼……

今天，我来到机械化的码头，
忽然找到了当年的“牌楼”——
一台台高耸的龙门吊啊，
比宝塔还坚固，比青峰还俊秀；
一条条柔韧的钢丝绳啊，
就象垂直的松枝和倒柳，
白底红字的大幅标语啊，
有如红绸绾结的绣球！

波光闪闪的航道就是大路，
嘹亮的汽笛声把凯歌高奏；
货轮上满载的设备和物资啊，
仿佛是一座座巍峨的山头！
龙门吊伸出长臂，抓斗张开大手，
把满船货物卸下，交给火车运走，
去给四个现代化充电、加油！

啊！港口上搭起的“牌楼”哟，

为祖国迎来了强盛，迎来了富有！

1979年2月25日草于黄埔港

6月23日改于兰州



赞“扫瞄镜”

驾驶舱中的“扫瞄镜”啊，
仿佛水手明亮的眼睛！
它滚圆、晶莹、一尘不染，
不知疲倦，昼夜常睁！
前后左右，东南西北，
多少变幻莫测的奇景，
多少错综复杂的海情，
都在这纯净的“眼睛”中包容——

巨轮出海，港口沸腾，海鸥送行，
太阳高悬金锣欣喜地相迎！
左看：海面点点白帆，
右看：岸上郁郁葱葱；
瞻前：汹涌的波涛万顷，
顾后：座座银岭雪峰！
刚刚驶过海上的石油钻塔，